



文明 文物裏的 之蜀錦篇(下)

絲網之路，穿越千年時空，連接東西文明。如今，考古專家驚喜發現，「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很有可能是源自天府之國的蜀錦。基於此推測，專家利用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多綜提花織機對「五星錦」進行複製，使這件珍貴文物以兩千年前的方式再次被織造出來，並且與它的誕生地成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一發現不僅揭示了蜀錦在漢代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亦印證四川作為絲綢文化發祥地的深厚底蘊。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復原織造穿綜步驟。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複製品。圖源：中國絲綢博物館。

複製漢代織機可復刻錦護臂

「五星出東方」或產自錦官城



▲漢機織錦的原工藝復原。



▲復原的滑框式一勾多綜提花織機操作展示。



▲成都老官山漢墓滑框式多綜織機出土時的情景。



▲根據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漢代織機復原的滑框式一勾多綜提花織機三維效果圖。

起源於戰國時期，距今已有2,000餘年的歷史的蜀錦，因其歷史悠久、工藝獨特，加上精美萬分的蜀繡，名列「中國三大名錦」之首。漢朝時，成都蜀錦織造業便已經十分發達，朝廷在成都設有專管織錦的官員，因此成都又有「錦官城」的美稱。基於四川織錦的悠久歷史和精湛工藝，多位考古專家分析認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可能是在蜀地織造完之後，越秦嶺被運往了長安，然後經過絲綢之路傳播交流到了漢代西域三十六國的精絕國，也就是現在的尼雅遺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圖：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中國絲綢博物館

中國探險協會

「五星出東方」織錦護臂出土的親歷者齊東方，認為這件織錦是來自四川的蜀錦，且傳入精絕國後為王族所用，「錦字是金字旁，黃金的金，在當時非常珍貴，屬於古代非常高檔的奢侈品，絕不是普通人能夠使用的。」齊東方曾多次公開表示，「五星出東方」錦的墓主應該是精絕國的王族，級別非常高。當時精絕國所處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還是綠洲，經由絲綢之路與漢代中央政府關係密切，所以這件織錦很可能是四川生產，然後通過絲綢之路從長安傳入精絕國。齊東方同時亦指出，漢代織錦最好的產地還是長安，不過蜀錦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官方的織物，為皇室製造，不能把它完全看成是一種地方特產。

漢代織機現身 助研蜀錦複製

2012年12月，四川成都地鐵3號線建設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古墓葬（老官山漢墓），在對其中2號墓進行清理時，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些木製品。「當時發掘的時候，並不知道是什麼，四台織機模型就像船的模型一樣浸泡在水裏。」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研究部主任、成都老官山漢墓發掘隊領隊謝濤說，同時出土的還有數尊織機俑，姿態各異，似乎正在進行不同的工序操作，另外還有搖緯車、經耙、立柱等紡織用具，還原了漢代織錦的工作場景。

2014年，在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提花織機的復原研究基礎之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局提請國家文物局，利用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多綜提花織機對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進行複製。2015年2月17日國家文物局批覆同意《關於複製「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的請示》，複製工作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委託中國絲綢博物館實施。

一幅五星錦 經線上萬根

據介紹，蜀錦分為經錦和緯錦兩大類，以多重彩經起花的蜀錦為經錦，以多重彩緯起花的蜀錦為緯錦，其中經錦工藝是蜀錦獨有的。以經錦為

例，它們的組織結構為經重組織，緯線有兩根，依其作用分為交織緯（明緯）和花紋緯（夾緯）。織造時按緯線在織物結構上排列的次序，織一梭交織緯，又織一梭花紋緯，交替變換。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在織造工藝上採用1:4平紋經重組織，整個圖案不分色區，均以藍、綠、紅、黃、白五色織出，五星的圖案也恰好由這五種色彩表示。經密220根/cm；緯密24根/cm，圖案經向循環有84根夾緯，7.4cm，遠遠大於普通的漢魏織錦，因此，它是漢式織錦最高技術的代表。

中國絲綢博物館名譽館長、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院長趙豐認為，老官山漢墓出土的織機至少能夠說明，「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用當時蜀地的織機，是完全可以做出來的。

在復原「五星錦」的過程中，中國絲綢博物館團隊更深刻感受到了古人的織造智慧。複雜的穿綜工作涉及10,470根經線，84片花綜，2片地綜。據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殘片的寬度，遠小於其織造時織錦的真正門幅。若只複製出土部分的織錦，大概只需要三四千根經線即可，結合織造技術，其難度相對會小很多。但若復原整幅織錦，需要一萬多根經線在一台織機上，涉及到的整經、穿經、提綜、開口等多個技術點的難度都會成倍增長。複製過程中，僅穿綜過程耗時一年有餘，用「錯綜複雜」「絲絲入扣」來形容再貼切不過。但最終，中國絲綢博物館團隊還是成功利用老官山出土漢代提花機的研究成果復原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

「如果複製追求的只是形似，那不算很難。但我們在整個複製過程當中追求的是織造技術的還原，這就非常難。」趙豐堅持認為，要使用原工藝才能恢復它的神韻。對於這台復原的織機，趙豐形容它就是一台漢代的「計算機」。「這台機器綜片早已儲存好五星錦的製造方法，織造的時候只需選擇好綜片，踩下踏板，穿過緯線，打緊緯線，簡單四步循環，就能織就這樣精美的錦護膊。」趙豐坦言，這在兩千年前不得不說是非常「智能」了。

歷史上的蜀錦貴比黃金

作為漢代五都之一的成都，是長江流域最大的織錦中心，這裏出產的蜀錦，因經緯比例恰當、圖案清晰、色彩豐富、花型飽滿、工藝精美，而被譽為「天下母錦」。隨著絲綢之路的繁盛，蜀錦也經陸上和海上兩條絲路貿易通道走向海外，成為當時全球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品牌。

專家表示，漢代蜀錦品種、花色甚多，用途很廣，行銷全球。三國時期，成都一躍成為中國也是全世界最大織錦中心，唐代「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時，蜀錦生產規模和技藝都進入到鼎盛時期。到宋時，成都建「成都府錦院」，進入宋代蜀錦冠天下的時代。元明清三代，雖然蜀錦發展起伏，但卻從未中斷。蜀錦也與南京的雲錦、蘇州的宋錦、廣西的壯錦一起，並稱為中國四大名錦。

蜀錦作為權貴、地位的象征，它的出現也代表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絲織技藝的誕生。據說一名熟練且辛勤的織工織造一天也僅僅能織成幾厘米，因此說它與黃金等價一點也不誇張。

蜀錦圖案的取材十分廣泛、豐富，諸如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山水人物、花鳥禽獸等，千百年來不斷發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藝術水平。蜀錦圖案即使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發展變化也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特徵，就是廣泛而巧妙地應用寓合紋樣。

蜀錦匠人善於巧妙選用動物、植物、器物、字紋、幾何紋、自然景物以及各種祥瑞圖作題材，用其形，擇其義，取其音組合成含有一定寓意或象徵意義的紋樣圖案。

作為古代東西方貿易與文化交流通道的絲綢之路，有經河西走廊通往中亞、西亞、歐洲的陸路，也有通往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的海路。從先秦至隋唐，來自四川的蜀錦一直引領著古代絲織品發展。歷史上由成都出發的商隊，帶著蜀錦向北向西走過沙漠戈壁和綠洲草原，向南穿越大河與高山密林，向東向南揚帆浩瀚大海。蜀錦不僅成為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時也為推動世界文明進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2006年，蜀錦織造技藝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今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蜀錦傳統技藝和工藝被傳承和發揚光大，在與時俱進、順應潮流中煥發出新光彩。



▲龍紋蜀錦作品 資料圖片

出土絲織品勾勒絲路貿易路徑

四川古稱「蜀」「蜀國」和「蠶叢國」，也是中國桑蠶絲綢文化的發祥地之一。蜀錦的興起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後，在成都設置專門機構管理織錦。西漢初期，成都地區的絲織工匠們在織帛技藝的基礎上，首先發明了用多種彩色絲織成的多彩提花織物，其價如金，稱之為「錦」，這也是世界最早的錦緞絲織品。

張騫鑿空西域後，一條從長安出發穿過河西走廊、西出玉門關，從新疆抵達中亞乃至歐洲的商道，重新串起了古老中國和非洲、歐洲各國的商貿往來。這條商道上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貨物，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四川的絲

綢，以至於後來，絲綢成為了這條商道的名字。近百年來絲綢之路途經地區發掘出土了大量帶有蜀地標識的絲織物，便是蜀錦活躍在陸上絲綢之路上的直接物證。而漢晉時期的絲織品，在西亞與我國新疆地區均有出土，這也勾勒出了絲織工藝向西亞傳播的路徑。

從兩漢開始，蜀錦便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銷往東南亞和南亞，至唐宋時貿易規模達到頂峰。

南宋時期，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驛站」的欽州，舟楫往來不絕，商人們「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蜀錦自欽州出發，漂洋過海，走向世界。



▲出土於新疆的漢代絲織護膊。



▲出土於新疆的漢代彩繪駱駝植物織片殘片。

蠶桑西傳軼事

話你知

曾經，絲綢之路被波斯人控制，羅馬帝國無法直接從中國獲得絲綢，導致與波斯爆發了長達20年的「絲綢之戰」。據拜占庭歷史學家普洛科庇阿斯在《查士丁尼戰史》中記載，公元545年，兩名印度僧侶提出將中國的蠶種和養蠶技術帶回羅馬，同時他們告訴查士丁尼，蠶絲是一種叫「蠶」的蟲子吃桑葉後吐出來的，不是由西方人所幻想的是直接長在樹上的。經過艱苦跋涉，二人成功將這些技術帶回君士坦丁堡，從此打破了中國對絲綢貿易的壟斷，使東羅馬帝國成為歐洲乃至西方的蠶絲工業中心。

而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蠶絲西傳的另一個說法。在遙遠的于闐國，有一個名叫瞿薩旦那的國家渴望從中

國引進蠶桑技術，但中國對蠶種嚴禁出口。為了得到珍貴的蠶種，瞿薩旦那國王向當時的中國公主求婚，在迎娶公主時，讓公主帶上蠶種。公主將蠶種藏在帽子裏，成功將蠶種帶到了瞿薩旦那國，當地的絲綢業因此發展起來。大英博物館現亦藏有一幅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壁畫，描繪了公主帶蠶種過關的情景。



▲《東國公主傳蠶種圖》

大英博物館藏